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二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二

東方朔畫賛

晉夏侯湛撰永和十二年書與王敬仁世以為王右軍書碑石舊在丁文簡家今在將作監官庫

右諸道石刻録

東方曼倩畫賛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

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予嘗觀東方畫賛墨蹟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黄庭外景經也如佛遺教經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右山谷題跋

畫賛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為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修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為寫東方朔畫賛與之敬仁亡其母見

平生所悉悉內帑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
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黄庭
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贊是偽跡夫畫
讃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為偽也今世所傳疑不在
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録當亦有可亂真處
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録也

右廣川書跋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

槩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

石晦菴題跋

元豐間有德州士人携畫賛示東坡自言二百年前本家藏數世矣東坡為題之曰畫賛世多本惟德州者第一君所藏又為德州第一或曉之曰此言君是德州人耳其人雖不伏亦大笑止因觀武子所藏聊識卷末

右放翁題跋

李陽氷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賛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右樓鑰攻媿集

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内

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王以獻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右國史纂異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慕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右東坡集

王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平生雅懷自去會稽内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云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

右容齋集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為王懷祖徼也當時以

不能堪點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强起以官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棺寺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别成點畫不可一槩求之實天下竒作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岐王宅焚則宜世不得傳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妙手搭摸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好蹟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

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于小
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
不能辨其真贋也

右廣川書跋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葢唐世寫經手書爾唐
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
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

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録之蓋今士大夫筆墨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右集古録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

右東坡題跋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黄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

右山谷題跋

歐陽永叔以此為唐寫經手黄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别本為薛宗徹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盡善者則亦

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為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為髙妙但恨之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偽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為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葢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右廣川書跋

遺教經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不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遺也

右攻媿集

孝女曹娥碑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

意余平生所閲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鎮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寳也元鎮題爲辛亥歲蓋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邪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於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

右珊瑚網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物昔人謂

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令求所謂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者其外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歟

右弇州續藁

曹娥碑真蹟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黯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

右畫禪室隨筆

王右軍諸帖

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甞借人也盧出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閲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

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寳多經其手真偽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甚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閲而識焉 尚書故實

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寳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東坡題跋

稚恭帖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蹟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復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其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態淸

字破損予臨得之寶晉英光集

破羌帖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蘓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米芾書史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

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叙桓公推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適跡山水閒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遂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東觀

餘論

破羌帖寶晉齋謂之王畧帖洵是右軍名蹟然今之所傳或是老顛臨得者羌字落筆入頭太輕不似内史骨力惟戲魚堂乃極神雋八面變化幾與禊帖埒

墨林快事

與周益州帖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

降以撫為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山谷集

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内者聖賢之高致也唯顔子得之東坡題跋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縻薄如金葉索索有

聲在章子厚家章公自云借于趙竦寶章待訪録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為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辦是斷非右軍蹟也亡論非右軍蹟即圖說非右軍所著也何者右軍十二而過江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岳碑乃張昶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岳書麤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却秀頪有唐人

氣以其皆宋搨極精微故合為一本置山房中配懷琳絶交書成贋古一故事云弇州續藁

筆陣圖有真行二本皆以為右軍書予以為無論張昶作張旭字誤而已其文亦非右軍語乃六朝之好事者為之予此正書真宋搨筆力遒美髣髴信本而古雅勝之行書差縱佳處與俗處相錯當亦是李重光以前物也同上

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蔡子正

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後穀之裔孫遺之蓋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豪壓李主所匄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偽書裝潢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最後傖父强作解事引沈學士飢鷹夜歸渴驥奔泉語哭之石俱可笑也弇州山人稾

來戲帖

黄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黄塗蓋歲久膠

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予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汙淨地深可歎息米芾書史

尚書帖

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黯二滅一注五䵊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

夘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東觀餘論

升平帖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時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東觀餘論

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為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

此本荀輿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褾蹟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貍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偽今定為右將軍書果何据耶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廣川書跋

答庾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迴絶

古人處若更論勢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蹟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法度規矩耳至于離方遁圓不守繩墨自作勝槩謂非天德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愔

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昔不逮二子耶廣川書跋

甘蔗帖

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从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東觀餘論

治頭眩方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

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于山間斸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𤍣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

帖為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徵翻其體令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爾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者自能辨之是月九日黄某於丹陽東齋書東觀餘論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鉤摹本在鮑傳師家後為俗人添入義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為羲之書豈嘗可笑米芾書史

論諸葛昏書

案此卷有論諸葛昬書案謝石嘗求昬諸葛恢稚女
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昬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
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
女裁得爾耳始不知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
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
供助昬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為主茲事故覩
謝婦發此歎也東觀餘論

快雪帖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激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寳章待訪録

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書快雪帖見張彦遠法書要録本朝參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故有翰林學士院印唐賜魏丞相徵傳之子孫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於褚遂良之孫長史故有褚印子在都下以好玩十種易於蘇太簡孫祕書激字志東

志東與余德友也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紹聖丙申以示翰林學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簡作翰林時所用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求之不與已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摹本乃見還因詳錄得之之自紹聖丁酉海岱樓題米芾審定寶晉英光集

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書畫眼

二謝帖

右軍真蹟近世漸少觀二帖紙札尚完殊可愛也案正觀日録洎淳化法帖皆不收此豈當時為好事者祕藏不出邪熙寧丙寅冬至日丹陽蘇頌子容餘杭郡西閣題魏公題跋

右軍書法萬世所宗昔人稱歐虞之體謂如壯士美人者但能精於一偏尚且傳之後代而況得其全者哉是知此字當使好事者寳之也元豊乙丑五月望日西安縣齋丹陽崔希仲德舉題珊瑚網

正觀尤愛右軍書訪求殆盡其後并葬昭陵今所存法帖人謂皆哀疚之問故不復進上得傳於後豈其然乎此書亦然又法帖之所遺也當用文錦玉軸重裝以遺子孫寶之海陵曹輔子方信安郡齋書珊瑚網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即以七日大斂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脩載在道終始永絶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

倍劇常情詒不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義之頓首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欵字上著草右旁加殳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筆頗不相類此余鄉顧山周氏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黄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閶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戒菴漫筆

思想帖 本文補錄于後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蹟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觀者無不歎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戲鴻堂法帖

右軍真蹟世所罕有此思想帖與余舊平安帖行筆墨色略同皆奇蹟也平安帖有宋海嶽籤題此帖無籤題而有趙魏公跋同觀者自霍清臣而下凡十有三人皆鑒賞名家咸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若此余

何幸得附名其後哉嘉靖丁巳冬十一月十有三日長洲文徵明題時年八十有八續書畫題跋記

雨晴帖

義之與子姪輩書草草似不經意及尋繹之筆筆皆有位置如大辨智人雖語默無常悉證於道此帖是也千載間雖有作者往往得彼失此曷能集大成也

宋曹勛松隱集

瞻近帖

右義之瞻近帖行書之狎鄰於草者也典午冲靚放曠之風烏衣諸王富貴居養之素藹然見豪楮間宜其名百世也第宋淳化宣和似搜括晉帖靡遺而此帖獨不見有表識豈非金源得宋故物易故以新而然歟明昌七印籤帖金書全倣宣和其篆籀朱法精麤不侔後世瞭然在目假令當時不相師法政未為失觀辨章良公成甫家清玩見右軍真蹟二帖當亞快雪至正丁酉閏月己未廬陵歐陽玄識此歐陽原功圭齋

野皃帖

昔年危内翰太樸出示羲之野皃帖且云别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裏鮓尤為佳絶濂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𡨋

然不倅鄱陽劉彦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閲此而不猒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别謾并及之_{宋學士集}

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澀類鈎摹而成者决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倐忽莫可端倪令人驚嘆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

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為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遜志齋集

此事帖一作每思帖 本文及揭傒斯唐寅二跋補録于後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為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寛觀於徐太守維亨為題匏翁家藏

袁生帖

右袁生帖曽入宣和御府即書譜所載者淳化閣帖第九卷亦載此帖是又曽入太宗祕府而黄長睿閣帖考嘗致疑於此然閣本較此微有不同不知當時臨摹失真或淳化所收別是一本皆不可知而此帖五璽爛然其後贉紙及内府圖書之印皆宣和裝池故物而金書標籖又出裕陵御筆當是真蹟無疑此

帖舊藏吳興嚴震直家震直洪武中仕為工部尚書家多法書名畫後皆散失吾友沈經時購得之嘗以示余今復觀於華中甫氏中甫嘗以入石矣顧此真蹟無前人題識俾余疏其本末如此嘉靖九年六月三日文徵明識書畫題跋記

干嘔帖

晉右軍王逸少書干嘔帖其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色是知唐初人所臨也於行書空間直界成路蓋

為久而卷舒恐致褙絹絲紋磨損字畫故置之書筒
而祕之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篤太宗時已嘗刻諸
淳化古帖石中上有南唐內合同并集賢院印及卷
首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鵞溪黃素䩞首前後皆用宣
政內府圖書印之當必數帖成軸不然何以䩞首外
邊各亦有印文邪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
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簣成仲山父題

王氏法
書苑

右晉右將軍王羲之干嘔帖嘗刻之淳化帖中以石刻較之分毫無異真至寶也或者謂其紙墨蕭瑟或又謂其為唐摸政不必計也其筆法高古斷非後人所及今見石刻一行半段皆寶惜之況此帖典刑具存非水月鏡象可比者乎其直界成路喬仲山以為置書筒中者非也古人寶愛名帖嘗以自隨如王世將得索靖廿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其週遭諸印多用赭墨亦非後人偽為

長洲文彭謹題 王氏法書苑

鶻不佳帖

鶻當是右軍諸孫小字右軍自誓墓後謂我卒當以樂死然聞語凝之輩藍田望不逾我而位遇遼邈當由汝曹不如坦之邪今又云鶻等不佳都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曹公有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於子孫雖賢豪不能忘情劇可歎也此帖連白石枕鄴中戰場諸蹟為濮中李少師東之家物米元章

之父阿㸚以弈勝獲之遂為米氏物後有尊德樂道印見元章書史甚詳今則割為一卷而有開成二年柳公權記一條豈全卷題字亦隨之而割耶結體比他蹟形勢稍廓落而遒聳雄邁有威鳳翔霄神駿追影勢余老矣後先所見右軍父子手筆唐臨至八本譬之玄奘入五印度覩薄伽梵金光明相能不悲喜敬題於後弇州續藁

大熱此月淡悶三帖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搵入膚理者細玩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圜逸而間有褁陽意疑為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蹟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尚近

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為�

黄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珍重珍重弇州山人藁

右軍大熱帖紙紋磨滅幾盡而墨色黯然猶具完字政如李夫人游寬居幃帳中可望而不可即此一奇也且鋒勢純熟無纖豪作意摹擬態定臨本淡悶帖在宋時黄祕書即有定論以為非後人僞作此本則非出過庭臨蓋唐人草得二王法無蹫孫者其落脚差近前而直皆孫筆也此月帖王長公鑒為米家風

非入書家三昧者不能斷此語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識真唐隋當時薛米諸人第得見我輩不至矜詡若爾 莫廷韓集

清晏帖

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異產巳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豐一鄉是何言語況并出亦改為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乏之也始渙然明了蓋所出者地產之也所有者非地產而聚於此者皆無

一乏也文義章法無一牽强右軍諸帖如此等處多有之不能盡辨墨林快事

積雪凝寒帖

此六十三字表裏瑩徹骨肉和暢有法有致最為合作乃載在長沙本者今閣帖盛傳而他帖皆不聞海內收之者古哲名蹟可惜矣而賞鑒之苦心靈識亦與之俱澌均可惋悵後世有大力者一蒐而表章之庶不致洪鍾瓦缶之歎耳墨林快事

霜寒帖

右軍諸書果無有純於真者唯此收于絳帖馴雅整栗寄巧於拙藏老於嫩有不可盡之妍米謂右軍無真字而以快雪帖為真快雪今盛傳未見真體故又疑米所見另一帖果爾則此帶行者誰復能為之必老顛誤憶以此為快雪帖耳快雪之為行書既審則真書以此為第一又何疑乎 墨林快事

此郡帖

余知右軍非晉賢玆觀其治郡大畧苦於逋滯是必清理無留難也舍逸而就勞是耐鞅掌不鄙俗役也至於人事請託則又近情善處不致乖迕而獨坐一語又非深明於得人先有司之心法者不能道恐先哲之美為字學所盖故於評字而推言之不以為煩焉墨林快事

月半帖橘帖

右軍月半帖褚河州所論序也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

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僞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

愛章𧃍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盖取諸此 又

曰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賓太守王聖

涂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它日後追有能書者當推

此書爲種山谷題跋

玉潤帖

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奴小

女玉潤病来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克已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蹟神妙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

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印是褚令所印蕪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襄陽志林

官奴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絶似蘭亭叙昔年見之南都曾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騫翥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為之傳神已 容臺集

內史官奴帖

楊傑處得貞觀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坰處易得右軍尚書帖云得於僧道清亦有貞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歎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甞見閤下一卷貞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匀若偽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愠甚懶展閱愠極試取視之左右上

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亦云六朝書襄陽志林

官舍尚書二帖

晉將軍會稽内史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字逸少官舍尚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涇第二帖易于禮部員外楊傑唐貞觀御府物至予家貞觀二

小璽復合神物離合真有數耶自丙寅至壬午十七年間以紙毛三洗跋時崇寧紀元五月十五日志林

丙舍帖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吕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録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摸得兩本一以見贈志林

趙吳興云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官奴帖與丙舍又一家眷屬也書畫眼

右軍黃麻紙十餘帖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畧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為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熈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来謝云善錯也一云忽

書云忽令送一云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碁友善意其弈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 志林

右軍唐摹四帖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裹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為裹鮓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乃右軍暮

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彦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即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未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内異熱一帖歸薛紹彭家志林

王略帖

米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

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志林塵談

薦謝玄真蹟

王右軍與桓温薦謝玄真蹟用繭紙書字輕清不類右軍後有駙馬蔡璀跋楊和王故物也牡丹錦標首儼然着色畫蓋宣和法錦也右鮮于伯機樞所藏雲烟過眼録

右軍得告帖

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蹟有米老跋遂以名齋且刻石葉森曾見此二帖神韻精彩右張與可斯立所藏仝上

司州帖

黄紙書金章宗泥金書簽明昌七印全右總管太中灤陽趙伯仁舉收藏仝上

明昌七印其一曰内府葫蘆印其二曰闕玉秘珍其

三曰明昌珍玩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祕其七曰明昌御府

屏風帖

硬黃紙書徽宗泥金題籤首尾天水宣政内府圖書等印俱全右總管太中灤陽趙伯仁舉收藏上仝

王右軍清和帖

想清和士人佳也此平安安石過停數日日無為樂益增想想孔長史安善足下令知問累有書也足下入年

哀得俱還不思遲以日為歲

元素將還翰苑子瞻欲赴高密與寶臣來同遊法惠至言師舍同觀熙寧七年九月十七日題

元祐四年七月廿五日復至法會言公化去已七年矣見其小師徽惘然如夢耳　子瞻書

熙寧八年八月朔過雪峰謁言師觀此帖莆陽蔡元度隴西李無悔寺僧潛聖

徹上人自西菴携過山林因得一觀　襄陽米黻

王右軍思想帖

羲之頓首不復見君甚有思想得告慰之故吾之氣兼以癤下憂深不佳尅面王羲之頓首

趙孟頫文徵明二跋見前

王右軍此事帖　明昌御鑒　山谷道人黄長睿印

比有此事以與卿共事每思不以法和欲不可長

右軍瀟洒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裏鮓若能長住世子鸞未必可鶩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閒花幾

日春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潁向誰陳　揭傒斯拜題

黄伯思辨帖文精别毛髪理析毫釐華光禄尚古嘗刋其所著行于時今攷王帖片掌必有見于中耳昔人相馬妙盡神凝驪黄為别者未必良工也余何能為言　唐寅

王右軍瞻近帖

歐陽玄跋見前

余居秘府時閱晉諸名家帖而右軍羣昆季居多荷華裹鮓神俊天出評者以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擬之信不誣矣此帖骨相益豐豈操觚在来禽喜色之前耶不見賞于徽宗而見珍于完顔臨風撫卷足為世道一嘅　前翰林孫贄

都昌宋天章嘗示余獻之鄱陽帖每憾其絹素未古此帖與金華宋仲珩所收周益公家喜色帖紙墨相類筆法精妙真顛無疑良金美玉哥得而此卷不可

得寶之寶之　丙寅夏日鄱陽劉昺

二王行穰中秋二帖

萬歷戊午于吳江周敏仲舟中獲覩右軍行穰帖止存二行約二十餘字在黄麻紙上書法精彩異常惜無前賢跋後項子京自叙數行董玄宰題云此帖所至處常有青雲覆其上但肉眼自不見耳又大令十二月帖截中秋三行紙色與行穰相似書法遒密亦無跋語玄宰題數行後書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

侯三萬籤　繡里汪珂玉識於潄六齋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二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三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三

右軍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雁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異庾肩吾以芝工夫第一謂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

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谿卧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

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

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廣川書跋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

於卷尾有勑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

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

相近其餘世傳别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

寫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
勢殊踈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叙次顛舛
文為十七帖而誤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削失真獨
勅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
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彦遠法書要録與余所著法帖
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於左方云政和二年
五月初吉黄伯思書東觀餘論
逸少書自六朝以降一人而已故歴代寶之以為大

訓唐太宗殊加愛重至為親作傳紹興天子尤喜之以千金易一字真蹟遂多又為書其傳千載之下何其幸也此十七帖乃江南李氏墨本字不失真形範高古思賢宜珍藏之曹勛松隱集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居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帖故在人間得不殽亂

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
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
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
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纎至悉
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
難偶邪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
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
失西游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憶仙

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晦菴題跋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勑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

卷尾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黄文獻公集

右軍十七帖因首有十七日字故名八碑共二十九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佐家藏者是木版絕妙但不能考其所從来宣德中佐見大理寺丞蘇州仰瞻所藏石本後有唐文皇押字疑其為館本也宋黄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為可師此書中龍也佐識格古要論

右十七帖不全石刻在關中近時蔣侍御伯宣亦刻

石於吳下顧不若此刻猶存拙意也黄伯思亟稱此帖為書中龍蓋妙在行款耳此本行款當為模勒者展促亦失之矣昔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書有三千餘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為卷此帖亦一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余收有淳熙修内司帖一卷行款正同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皆神采煥然可寶也往時周府東書堂晉府寶賢堂各用入刻皆不復知此矣漫記於此　陸深儼山集

右軍書記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
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
帝購求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
卷取其書迹及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
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褙率多以紫檀軸首白
檀身紫羅標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二字為二
小印印之跋尾又列當時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
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內一句

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法書要録

十七帖者必多臨本永禪師及虞世南褚庭誨臨寫皆不相遠故世有數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庭誨筆意如揚雄蜀都以下似拙工寫真但神凝耳右評長沙法帖山谷題跋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黄門

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

愁無内史詞兼筆為寫真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

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法書要録十七帖亦不載

此不知何縁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

真偽始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東觀餘論

十七帖釋文

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為慰先書

以具示復數字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僻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早至為簡隔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耳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

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峩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諸從竝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

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令為所任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

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竝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一一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和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摹取當可得不須具告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不信一一示為欲廣異聞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已上四行）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為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爾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

已上十七帖也法書要録

唐臨十七帖鐵網珊瑚

此帖唐人書無疑得子昂完補遂成全物當與蘇子美補懷素自叙同一珍祕視朱繇為道玄者異矣

鄧文原

臨書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本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物宋惟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袁桷

觀補者之難能則知臨者之不可及觀臨者之不可

及則知想像所臨者如飛仙神龍之不可測識矣

桷又題

此特唐人所摹搨其筆意沉著已如此不可及況真蹟耶　楊載

松雪補書固不逮唐人然風氣自可相較恨不及見青李來禽真蹟與此臨本又當何如耳　張雨

松雪翁負書名於當世然八法回斡之際真不媿古人觀唐人所摹帖不完處數行但神采沉著處知公

不逮古人多矣觀者粲然奚待賛述雖然渡江以来

二百餘年鮮能與公並駕者後此以往又未審孰能

繼之臨風慨歎　陸行直

右唐人所臨王右軍司州等三帖用筆沈著轉摺熟

圓自歐陽法中来至其妙處從容中道誠書法所不

可無也吳興趙翰林補其不足前人已評之故不論

平原陸友仁好論書座中見此帖謂楊漢公所臨良

是　柯九思

吳興趙文敏公以書法稱雄一世觀其手補唐人所臨右軍司州瞻近漢時三闕帖殆如叔敖優孟雖神采不無渺茫之殊見者當未易辨也　項炯

右十七帖真唐人所臨本沈著清勁蓋未易得間缺數行而吳興趙松雪補之好事者所收闕其三帖自諸從並數有問至不信其告於是博采之而三帖復得於戴氏厚甫之家宛然為完卷此豈偶然也哉神物離合固自有時不啻干將之與莫邪也邵君文伯

好古博雅一旦得其全於搆求分散之餘足以知其嗜好之篤幸寶藏之　蔣堂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草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競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以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

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蓋不敢易而為之如此丹陽邵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為之然流暢晃朗勢若飛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者也廣川

書跋

題右軍帖

予嚮見二王書帖多矣疑非真蹟應是嚮搨然筆勢圓勁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是否所可辨者一紙

數帖及用硬黃耳昔唐文皇好二王書天下訪求遺
跡殆盡彼時已患歲久恐遂磨滅因命搨書手趙模
輩傳搨數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得之者已為
祕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搨一紙尚直數萬錢今觀
說之所收一軸凡四紙一十帖實竒跡也卷末題蕭
祐者元和人起處士仕至桂管觀察使書畫竒妙嘗
叙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集真偽為二十卷上之又
題凝式正臣則楊少師也每紙皆有正臣字應是其

家舊物也丹陽蘓頌題 魏公題跋

王大令書

洛神賦

獻之洛神賦蹟遺頭尾外得一十三行都二百五十字重加䃸背祥符八年八月十日周越記 戲鴻堂法帖

子敬能作方丈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為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絶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八日襄上 仝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饍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 山谷題跋

今世所傳洛神賦予見者四本惟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踈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

學爾然書録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為安希古書

廣川書跋

逸少此賦當時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可復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

書摹傳失據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此也全上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氷論右軍書與畫像賛同稱右軍之蹟不可復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於前璨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松隱集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以跋

作九行定為真蹟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葫蘆印及長字印欵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禄翰林因前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灝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

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凉力疾書於松雪齋松雪齋集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是唐人硬黄紙所書紙畧髙一分来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著大之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歴元年正月廿四日起

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蹟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同上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别裝於後以悦生印及長字印欵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

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其昌 戲鴻堂法帖

草書洛神賦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跡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傳多以為蔡邕書豈盡中郎筆蹟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為佳 東觀餘論

保母帖

右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為文能草書王謝奴碑定小異耳又有小硯背刻王獻之永和五字二者以致行都别鐫此本四明樓尚書鑰摹以相示字畫固妙其辭則有望於八百餘年後守官之人自興寧距今適八百三十餘年預知如此蓋當時卜地如郭璞輩固不乏也五月二十八日

平園集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

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

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明識中知

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来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

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

無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

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書畫題跋記

撞破烟樓固未然唐摸晉刻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

石輕比黄閍墓下磚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不向驪黄求駰駿書家自有九方臯

臨摹舊説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閟重泉漸出還隨刼火烟斬惜乾坤如有意流傳今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樞伯機父題

保母帖藏于項氏鶖羣閣此碑乃獻之為乳母書手

鐫於磚上高尺一寸闊尺五寸餘前有小硯影書類蘭亭約二百許字磚已裂為二片後有元人題語及詩數十首茲僅趙吳興鮮于二公所書見世人極重蘭亭不過歐虞所摹唐工所鐫未若此本大令所自剜承旨因有固應不同之語玉識珊瑚網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

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引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潜溪集

保母帖辭中令帖大令實為北海之濫觴令人知學北海而不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簡直而少致北海曰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呉興猶不免此況餘子哉畫禪室隨筆

十二月帖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鹵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

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米芾書史

送梨帖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為子

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
曽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蹟
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王座
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銑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
為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
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
太宗書卷辨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為子敬公權知書
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

書者同也盖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盖以晉史太宗賛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駡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米芾書史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盖併右軍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嘆

念告十二字俱誤以為大令故有劍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為二卷而子瞻所題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葢右軍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謂為然而誠懸跋後細題又一帖十二字連之語皆為元章所削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備記於此若大令筆雖稍有鈌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眉睫間元章所稱天真爛熳故不虛也誠懸構結

淳古生平鋒鍔斂盡隱然有羮牆思吾弟其善有之

弇州續藁

子敬後幾百年而為柳誠懸誠懸又幾百年而為文與可前者紙渝故當墨敝後者筆近乃宜色鮮然而墨色濃淡文不及柳柳不及王前後幾如倒置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非獨用筆用墨亦然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吾不得而見之矣幸有子敬片楮在持是以觀凡稱右軍墨蹟墨瀋昏淡者皆偽品也

王世懋奉常集

授衣帖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盖梁御府法書也筆勢閎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東觀餘論

辭中令帖

子敬稱州民當是上揚州刺史耳盖會稽王時爲揚州東政故也書法遒逸踈爽然右軍家範不無少變北海吴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弇州山人藁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黄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書畫眼

中秋帖

米姓晉唐法書真蹟祕玩目有猷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為寶晉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較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真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匏翁家藏集

王獻之法帖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問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

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誠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六一題跋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吏侯識者辨之上仝

王獻之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真行草書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大似未能得

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答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之論也 廣川書跋

子敬別帖

晁无咎持宗子其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

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耶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令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上仝

謝太傅悉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為据至過有詆呰豈真知子敬父子間

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孰能知之或為説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蠶若何曰喙頫頫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為謾使下問還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為欺也夫妄言者嘗托於無而人或以為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為無人之誕信相欺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蠶説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

是非多矣何可計耶同上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大字壁間子敬墁之而更為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縣解是不知曽求于此也晉史修于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同上

王大令帖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逸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隷無乃大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十三日夜雲林子黄某觀

東觀

餘論

已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闗景仁屢見之嘗撫石其見兩本字札精妙寶章待訪録

王子敬帖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奈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袤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老穉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法别作體乎東觀餘論

袁昻論子敬書以為河朔少年充悦沓拖此書結體正爾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

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録有間矣_{仝上}

玄度帖

大令之書極易辨大抵無右軍八面變化故其辭多複間架不茂實所以貴於人間者筆畫勁利態致蕭踈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非勉强彷傚可以夢見諸如此等皆是其真蹟無疑_{墨林快事}

耆舊帖

余幼習二王帖見其釋文為柳六㥁葢緣帖中下字

多一帶筆而誤也及得劉氏釋文乃知誤自宋人刋誤辨正皆不及之則并官帖中亦呼之為六患矣墨林快事

義獻法書元人一十二跋當代三公續跋

王右軍東方賛大令洛神賦　後刻普通三年正月徐僧權等天嘉二年十月廿三日中書舍人朱异不學蘭亭貯屋梁窓妃曼倩出裴潢王家舊物存義獻絶勝遺金發窖藏　商丘宋元

晉人真跡千無一真往往皆唐人臨摹唐摹既少米
氏所謂石刻高者可降真跡一等此二帖紙墨既佳
借觀二日得其妙處　汾亭石巖
右王右軍東方畫贊唐人歐陽率更得其筆法而自
成一家者大令洛神賦間以章草柳誠懸嘗謂子敬
好寫是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者似不誣矣故
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二帖未及臨池而先生歿
其仲子東宇起善者得諸故篋即成軸以襲藏是亦

以手澤之氣所存匪特為古人翰墨之重也　蘇人錢良右敬題

二王翰墨妙絶今古筆法初本鍾元常後世尚王而少及鍾者亦猶周公孔子尊孔而不及周也友人王起善一日見示右軍書曼倩畫賛大令書洛神賦是其尊人海粟公所藏誠先朝故家舊物起善宜珍藏之毋為蕭生所惑也元統乙亥中秋日吳壽民書于蘇臺寓舍

書法以隸爲楷世謂之隸楷漢魏而下鍾元常善隸書尤工小楷晉王右軍得其法所書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畫贊各臻其妙右軍亦自謂他書皆不及之故其轉折端方一波一拂遒勁妍美若雅士立朝垂紳正服濟濟儀容復如蟬翼鳥翅俱有翩翩自得之狀大令所書洛神賦非止一本是書多用章草法漢魏風軌燦然可觀二帖皆石刻中善本況得覩其真跡者又何如耶　顧復

曼倩儀形漢廟堂洛神賦韻魏文章千金石刻人爭購筆陣猶堪識二王　弋陽山樵李瓚

還四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此詩白雲師持以見示潁印疇昔為之嘆息不置　瀼居

二王筆札為古今書家宗祖言書者必稱羲獻雖父子之序當爾而書之等第亦繇是而見焉然子敬嘗自謂書過其父至觀題壁乃始心服是卷以二帖合而為一豈無意歟和氏之璧截肪而凝雪使天地間

有二馬亦不並色矣　汴段天祐

由籀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畫贊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後世也近攻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追踪漢氏凡稍涉永和法者則訾之曰此晉字也使誠知晉字為六朝唐宋之冠則無是語惟其未見二王妙處輙於似晉者而輕肆雌黄之口而于二王其何傷于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雖是碑刻精神韻度自是絶塵他日有訾晉字或一見

之豈不愧汗浹背乎至元二年丙子歳夏五月八日

天台舒叔獻書

兩帖古意混然與世俗諸本頓異視規規然求其形似而無神情者相去遠矣蓋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要當以此評書可以得古人彷彿至正十有八年秋七月廿六日趙郡蘇大年凝潤軒中題

法書家王右軍畫像贊洛神賦有矜莊嚴肅之象今觀此刻信然而大令以章草法書洛神賦尤爲奇偉

王君其寶藏之朱德潤題

谷陽龔先生子敬爲僕題唐丁府君墓銘有云祖子孫一氣雖遠猶親古人所以嚴祭祀之義今觀起善遠祖右軍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齋所藏手澤存焉展卷起敬濟陽生丁應榮

書法流傳晉及唐石紋中斷象天潢君家闕古家雞在松墨精微更世藏　晉賢妙筆陣堂堂鑒賞元暉繼阿章父子吴興生聖代風流彷彿似諸王　至元

丙子歲暮春重覩起善齋用宋李韻奉題　應榮

二王真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卌餘紙靖康之難悉廢於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于世者去晉益遠楮朽墨闇莫辨真贋而卒壽其書流傳天下則幸有石本在耳摸刻者之功于是乎可賞若此二帖又二王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諸帖體格殊異盖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於觴咏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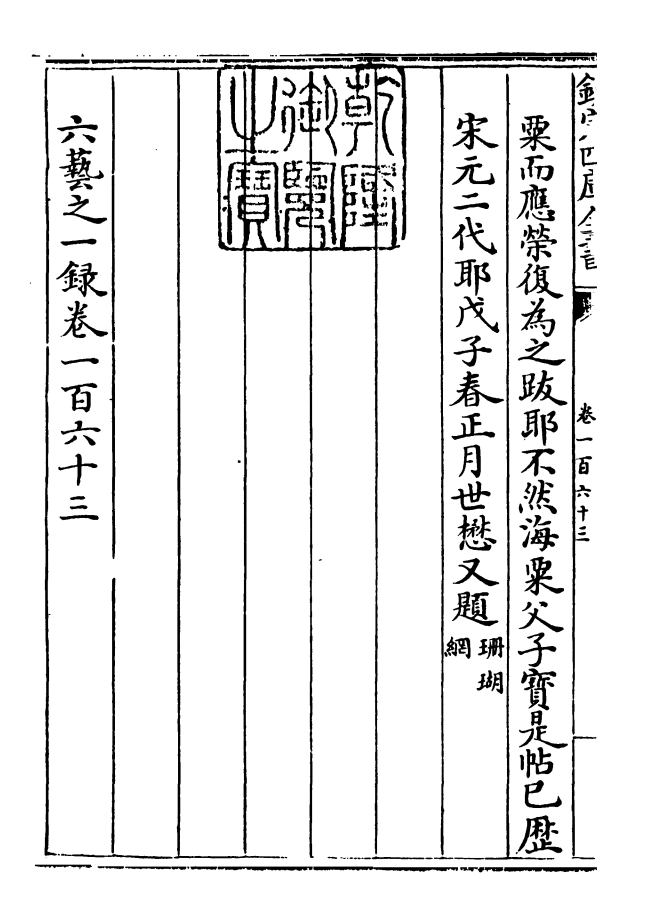
騁物感興廢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執一論若洛神
賦子敬生平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
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道
先生挾此示予城東之續古堂因嘆二王書如雲行
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使每歲分至
啟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吳寛題
山谷嘗謂東方畫贊墨蹟疑是吳通微兄弟書以其
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黄庭外景也又疑洛神賦非

子敬書謂宋宣猷周饍部少加筆力亦可到今觀此二帖則山谷之論其未然乎必有能辨之者　王鏊

余生平所見方朔先生像贊多矣獨此本最為古榻而書法逈別蓋北本與南派異也大令洛神賦有楷書全本有十三行世多翻刻章草小書則僅見此種而已二帖是吾吳世傳舊物諸跋尤勝自宋迄今最近者為吳文定王文恪亦垂百年況前此皆宋元有名人筆乎跋至弋陽李瓚而丁應榮詩尾云用宋李

韻知前此為宋人無疑矣二帖在宋時為人寶重如此又三百年後入余手那得不視為至寶寧但云下真蹟一等而已嘉靖中吳刻二王帖選中洛神賦從此本翻出者徒具形似觀此便當燒却萬歷丁夘夏六月世懋謹識

再閱所謂宋李乃宋元李瓚二人非謂宋時人也然觀瓚再題云此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則前題時亦當是宋末矣豈此帖在宋時歸丁應榮後歸王海



粟而應榮復為之跋耶不然海粟父子寶是帖已歴宋元二代耶戊子春正月世懋又題_{珊瑚網}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三